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接續上一節課，針對的是忤逆的惡。接下來這是：

【強取強求。】

就是在取跟求之間，訴諸強權、強勢、暴力，不合情理，不講情理法。《彙編》七百二十七頁提到，「分所不當得」，這不是你應當得的，而你卻一定要得，這個就叫強；是人來供給我，這個叫取；我去把它強拿過來，去干求，這個謂之求。鄭瑄這位讀書人他就講到，他觀察這錢是每個人都想要的，既然人都想要，那就有可能針對錢來爭奪。所以骨肉親人之間，就因為它產生爭奪、隔閡；地方的這些士紳，為了錢他可能都會做出不妥的事情，甚至不法，身敗名裂都有；商人就為了錢，你看這個時代觸犯法網的也有，之後被槍斃的都有；市井小民就因為這個鬥毆，嚴重的互相殺害都有。其實這個錢一會來一會去，人的身分一會貧一會賤，都是很無常。所以俗話說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。這個真的是人世間的，我們說沒想清楚，幹出很多迷惑顛倒的事情來，而跟錢有關的真的是福少禍多。可見古人創字的時候就在提醒我們了，這個「錢」，左邊一個金，右邊兩支刀，這個文字背後就在啟發我們的悟性，不要因為錢產生衝突。甚至古代造錢，裡面有一個方形，就是讓我們不要掉到這個錢坑裡面去了，陷進去不可自拔，這個是錢字對我們的提醒。其實人能夠安貧樂道，也不會掉到這個錢坑裡面去。真正明白該是我的搶都搶不走，他就不會去幹這種貪贓枉法，甚至跟人爭奪的事情。都是不明理，心不安，理得心就能安。

我們看這個故事它就彰顯了道理。所以看破、放下，看破是明理，這些論理也好，這些故事也好，都是幫助我們看破。南宋趙衛公雄，他還沒有顯達的時候是非常貧窮。他家裡還有母親，到了年末，我們說要過年了，新的年要來了，都吃不上東西，就很貧窮，夫妻兩個人就相對哭泣。結果隔天掃地的時候撿到一錠銀兩，重二十五兩，這個生活就稍微寬裕一點。後來登到宰相位，結果他的，我們說現代話叫工資，就百錠，這百錠可不少工資。結果他收到工資的時候缺了一錠，他就去詢問管錢財的，因為覺得可能是不是這個管錢的人搞錯了。結果還沒去問清楚，當天晚上就夢到神跟他說：「你某年某月某日，你已經先借了一錠。」所以神明也是通人情事理，他實在太困難了，尤其是連母親都吃不上飯，他們應該也是孝心感動天地，才先挪用了一錠銀子，給他們解決困窘的狀況。所以「命中有財，時運未至」，還不可能能夠以他的力量把他這一生本有的財拿來用，還做不了主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很多世界的豪富，都是名列前茅的大富翁，他們小時候很窮困，可是事實上他們命中也是帶了這麼多財富來的，時節因緣還沒到，他這個財富也不能現前。所以命裡有時終須有，時節因緣到了自然現前，還沒到，還強求不得；況且我們本來就沒有，還去強取的話，那造的罪業就非常重了，這個時候很可能連我們本有的就折損掉了，那就變成小人冤枉做小人。而我們針對自受用，就不能去用不對的態度跟手段去取、去求；而對於他人假如有這種強取強求的惡行，也要善巧方便提醒，把他的善根、良知喚醒，這個就很善巧、很有智慧。其實還是不離什麼？幫助別人看破，他就能放下。

江西的趙尚書，我們看七百二十九頁，「家與常省元居相近」，他的家跟常省元先生很近。這個常先生有個庭園非常雅致，就是整個庭院很高雅，看了讓人賞心悅目，結果這個趙尚書就用了很多

的計謀要把它搶過來。這位常先生遇到這個境界，他修養也很好，他不跟他對立，你要那給你好了，就寫了契約，然後就把這個庭園要送給他了。然後就在這個契約後面寫了一首詩，這個詩大意上就是講到，整個乾坤天地都是我的庭園，我們用很多的手段去把一個地方搶過來，也未必真的是我們的。哪怕你用了很多的技巧、方法，你當下有那麼高的權力可以覆雨翻雲，但是這個清風皓月（月亮），都看著我們人在做的事情。你看，「清風皓月冷看人」，我們萬般的這些聰明、機巧，在那耍狠、耍聰明，但是上天自然從容做他的主張。還舉了很多歷史，所以提醒人也都用這些一般讀書人都知道的歷史來觸動他。王羲之的「蘭亭集序」，這篇書法大家都知道。這個就講了，王羲之當時候，他們也都是在春秋兩季做祭祀，那是在晉朝，可是現在也不是晉朝了；桃花洞的洞神也在笑秦始皇，他在那想求得長生之道，哪有可能？所以這些地方是主人，每一個人都是過客，「園是主人身是客」。「問君還有幾年春」，我們還有多少年壽命？所以就像張英寫給家裡的人，「一紙家書只為牆，讓他三尺又何妨」，有什麼好爭的？「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」。不只是萬里長城今猶在，這些漂亮的庭園都還在，但是都不知道已經生生死死多少代的人了。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客，這也是事實。人活的幾十年，很快就過去了，所以有時候我們走在樹林當中，看著那一棵大樹，這棵大樹都看著我們人類好幾代人了。結果趙尚書得到這首詩，看了之後有觸動他，他就不敢接受這個庭園了。常先生後就考上功名，後來也當到比較高的官，而且他是以德感人。當然，這個趙尚書也勇於悔改。

這樣的人都可貴，而且這樣的人現在都比較少了。所以這個少也是在提醒我們，真的要明理，才能像常先生這麼豁達，然後用德行去感人；也因為明理，才能勇於悔過。所以，人不學不知道、不

知義，現在為什麼有這樣涵養的人、修養的人少了？因為經典沒人講。所以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重要。再來我們看下一句：

【好侵好奪。】

『侵』，在《彙編》七百二十七頁講，「以詭計暗取曰侵」；以自己的地位權勢，然後我們說光天化日，就是這樣明著就去給人家取過來，叫『奪』。其實用這些方法得來的，都很難享受、消受得了，因為這些都是很蠻橫去奪取人家的東西。所以這樣的做法，「將必并其本有者而失之矣」，就這種方式來搶奪財物，不只不能留得住，連自己本有的統統都要賠掉。這個叫小人冤枉做小人，他本來挺有福報的，用不對的方法把他的福報都給折掉了，最後甚至於是家破人亡都有。所以剛剛鄭瑄先生說的這個錢，這個字旁邊就是刀，不是吉祥的東西。所以人真的是可別幹了損己又不利人的事情，利人才是真利己，損人不可能利得了己的。所以孔子說的五不祥，首先就強調損人自益，想損害別人來利益自己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這叫身之不祥，自己幹了不吉祥的事情。

我們看七百三十頁，用詭計得到，這叫『好侵好奪』，倒數第四行，「鄞縣」，這個在浙江，有一個姓陸的人，他很奸詐、狡猾，但是富貴了。這個其實是前世的，不是因為他奸詐而富貴，因果通三世，可不能看錯了。他的鄰居有一戶姓鄭的人家，他有財產，結果這個陸先生就用暗計把它給侵佔了。然後就把人家本來居住的地方就變成自己的宮室苑囿，苑囿就好像變成自己的花園一樣。結果把人家的地方都佔了以後，又給它重新修改裝潢，結果存下來的只有一棵很好的樹。我們說人事已非，整個本來人家的家都被他給重新都改過來了，有可能自己心裡也虛，就把它整個調整了，但只有一棵樹還在。後來這個陸先生就生了一個兒子，到了五歲還講不了話。突然有一天，指著那一棵僅存的樹講話了，就講：「樹乎，

汝今猶在耶！」就有點感嘆的話，樹啊，你還在啊。講完家人就很驚訝，因為他不說話的，就講了這句話，還講得很清楚。講完之後又變啞巴了，找了很多醫生都醫治不了，還是不說一句話。到他長大了，「荒淫戲傲」，就很多這些習性，伴隨著這些習性就會去驕奢淫逸，甚至是賭博，然後到酒家邪淫這些都來了，結果他們家的家產都被他給搞得，我們說傾家蕩產都有，然後就死了。當時候的人都覺得他是那個鄭氏投胎的，以前的人都會從這個事當中去觀察因果。所以這個陸先生，看眼前好像奪取人家的財產，最後的結果，就像剛剛註解講的，「將必并其本有者而失之矣」，就連本來的財產全部一並都蕩然無存了。因為他用的手段太險惡了，就把他本有的福都折損。我們說人的福報每天都有加減乘除，這種手段就是快速的把自己的財富除以四、除以五，一下就沒了。

下一個故事，明朝南都有個讀書人姓王，他的性情很貪心，然後也很鄙陋，就是行為很不光明正大。他的伯伯，就是同族的伯伯死了，但是沒有後代，可是已經都有安排繼承的人，他就起了貪念，要去搶他們家的財富。結果就告上公堂，搞了好幾年都還沒有結果。結果這個問官，就是管他這個訴訟的官，他持著公道，然後就覺得他是理虧。所以他遇到這樣持公道的官，他不只沒有反省，還一直毀謗這個官員，而且還一直毀謗、一直罵都不停。結果那一年他去參加科舉考試，剛好這個官員也進入考官當中，已經取他的卷子是第一名了，後來了解到就是這個人，就把他的卷子放棄了。當然，該不該放棄？該。為什麼？雖然他文章寫得好，但是德行太差了，這個真的讓他去做父母官，那老百姓不遭殃了嗎？可是我們有時候看這些例子說，咋這麼巧？天底下沒有巧合的事情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，真的機緣一成熟了，這個果報鐵定要現前。假如這個王生經過這個事能夠反省，那還有得救；假如沒有反省，繼續罵，

就完蛋了。所以有這麼好的能力，其實都是本來可以有福報的，就是因為性貪鄙，他的福報一直折損一直折損。假如他沒有這樣，這一生沒有這些錯誤的行為，他很可能功名就一直上去了。所以這些都是小人冤枉做小人的例子，也能警醒我們現在想求富貴，但是個性跟品德不相應的人，可能可以勸他們回頭。下一句：

【擄掠致富。】

為求財富而擄人劫奪財物。這行為是太囂張了。我們接下來這個句子進入的是乙十二「奪志惡」，等於是這些行為就是把人家的財富、功名、機會種種硬是要把它搶過來，這些事都是很惡的行為。我們看七百三十一頁，『擄掠』，要不是因為趁著戰火，怎麼會得得到？這個算我們說的賺國難財，這個是太沒有良心了。包含假如當官來吞剝百姓，這個就是貪污。其實官員領的都是國家俸祿，國家的錢從哪來？百姓來的。所以公務員所領的錢都是人民的血汗，所謂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要感謝百姓，怎麼忍心還去剝削他們？這個是「私竊公帑」，不只剝奪百姓，還去盜取國家的這些錢財，甚至是「豪強重利舉債」，就是你在一方用你的強勢、威勢，然後放高利貸，這個都是「擄掠」。用這樣的手段來致富，讓人家是「家破人離，妻啼子泣」，你做這樣的事，有可能你可以安享你的財富嗎？其實經典當中也都有把這些因果的道理講出來，「貨悖而入者」，你用不正當的手法把財富納為己有，「亦悖而出」，你很快就要出去了；「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」，你罵了人家，講了不道德的話，最後這個話的因果會回到自己身上。所以老百姓講得更直白，打人就是打自己，罵人就是罵自己，很有道理。你打的人，人家記恨在心，一有機會就打回來了，那不是打人就是打自己嗎？你罵人家，人家記恨在心，一有機會鐵定也要給你罵回來。所以曾子說的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」，哪有可能可以安享？

還舉了一個大家都熟悉的「撲滿」。為什麼叫撲滿？我們看這個撲滿，就是可以把錢放進去，但拿不出來，人就拿它來存錢，等到這些錢滿了，怎麼辦？把它打碎，把錢取出來，所以叫撲滿。當它在那裡聚的時候，恨不得把它給聚滿，就好像人在『擄掠致富』的時候，各種手段，生怕聚得不夠多。但是到錢滿了，就要把它打碎了。碎了以後瓶子破了，錢也都沒了，都被拿走了，「兩皆成虛」，錢也沒了，瓶子也破了。就好像擄掠致富的人，其實是強取強求、好侵好奪、擄掠致富都是。老子有一句話提醒了，「多藏厚亡」，那不就跟這個撲滿一樣了嗎？多藏就是聚斂很多，亡就是喪失，所以喪失得也會很多、很快，甚至是把自己本有的統統都喪失掉了。這是把這個道理用撲滿給我們彰顯得很清楚。

下一個例子還講到宋朝的「文潞公彥博」，他遇到了一件因緣果報的事情，把它記錄下來了。因為有一天到了奔牛堰，居然有牛說話，說跟他一起二十年同官，所以沒有臉來見他。結果文彥博也是很明理的人，還把牠這頭牛找過來，把這個因果問清楚了，就是他「平生偷掠官錢」，你偷官錢不就是欠老百姓的嗎？都是老百姓的納稅錢，所以才變成牛。變成牛就來幫老百姓做事，所以這個是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。不過文彥博也很講人情，還給牠加食物，還念著那個舊情，也把牠的善根喚醒，說不定能早一點生大慚愧，早點脫離牛身。

另外有個例子，戴文這個人很貪，放高利貸，然後還去給人家逼債，讓人家的田宅、子女統統都被他拿走了，包含自己的首飾、養的牲畜都被他搶走。後來他死了，生在他鄰居家當牛，在他的脅下有白毛，寫著「戴文」兩個字。那個地方的人都僱牠來耕，牠在耕田的時候就好好的鞭打牠，然後給牠派很多工作。為什麼？以前被他欺負太多了，被他搶奪太多了，藉這個機會好好洩一下恨。這

些例子都是真實的，提醒我們。

再一個例子，蘇州有一個賣油的人，剛好到了一個大戶人家，看到這個大戶人家有個小孩才五歲，可是他帽子有珠寶做的，那個鎖是金子打造的，他就起了惡心，把他抱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殺掉，搶了這些財物，後來他致富，這個太狠毒了。生了一個兒子，長得很像他殺死的這個小孩，他自己也很討厭他。所以我們看，不要逞一時的聰明、狠毒，最後都會報到自己家裡面來。所以佛陀講，人跟人四種關係，不是這四種關係不會當一家人，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。所以這個小孩就來報怨、來討債。到五歲的時候，這個賣油的人在熱天夏天裡面，在那裡睡覺，結果這個五歲的兒子就拔髻中的銀簪，然後拿這個銀簪就在那玩，在刺父親的胸，他當好玩而已。但是因為他在那睡覺，就感覺好像是不是有蒼蠅在上面，所以拿起手來大大一拍，結果就把這個銀簪戳進去自己的胸，當場他就死了。所以看起來是兒子，事實上是來討命的。看到這裡，這個事例提醒我們，不能夠用狠毒的方法來劫人財物，甚至是殺人的身命。另外也提醒現在的人，不要以金珠妝飾自己的子女、來打扮子女，有可能讓他惹來殺身之禍，所以要慎之、戒之。下一句：

【巧詐求遷。】

『巧詐』，就是耍小聰明，不腳踏實地，以奸巧，詐是弄巧的手段，求得升遷。我們看到七百三十四頁，「君子一登仕版」，就是當了官，便應當以忠直公廉為自己分內的事，盡忠正直，公正無私，還要廉潔，這都是分內應該做的。可是現在卻是為了求升遷用巧詐，這個心術不端正就很嚴重了。這樣的人把他放到官位上去、放到朝廷上，他必然不會盡忠於國君、盡忠於人民，不可能以大局、以公為重。所以不能放在朝廷上，也不能到地方上去治理老百姓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很難廉潔，所以太上特別戒之。而我們得深深用

事理來思考，「人生功名利鈍，落地已定」。這個從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算命就知道了，所謂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人明白這個道理，他就不會用不法的手段去謀取了。所以這裡講，縱使用很多的方法手段「營營終身」，我們自己的功名福報也不會增加一點一滴，甚至是會造很多業。那其實只是什麼？讓明白的人笑話而已，讓鬼神來責備，甚至降罪給我們而已。

我們看底下這些事例，都是很明理的人，就像接下來提到的這一位顧愷之先生，他就不是諂媚這些有權的人，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功名利祿都是有定數的，他更應該恭己守道。假如想用這些機巧來謀得自己的升遷，有這種僥倖心理，那就喪失了自己為官者應該守的本分道德。所以他明白這些理，這些榮辱得失他就沒有放在心上。但是也有人問他，有人以智謀反而得到官，那這又是怎麼樣的情況？他說這也是他命中有的。就好像他用詭計去抓到了禽獸，但是君子必不這麼去做。就像前面講的，他用不法的手段，最後事實上還是殃及自己了。所以，為什麼陳弘謀先生要編《在官法戒錄》、編《從政遺規》？真的是護念這些有福報的官員，他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他就不會去用不法的手段來謀取功名利祿了。不然真的是拿著自己的福報去幹害己又害子孫，甚至墮三惡道的事，你說可憐不可憐、冤枉不冤枉？

七百三十五頁最後一行，清朝的丹徒這個地方，有一位錢邦芑，他後來還出家了，所以這是看破放下的人，說「凡人總有通天作用」，他縱使有通天的本事，甚至於我們說能夠攀上皇帝，那又如何？「究竟何能與定數爭衡？」人不可能能改變定數的，就像連佛陀他也不可能阻止得了釋迦族被滅族的命運，因為神通也敵不過業力，它是因為前因必要感後面的這個果報。當然，假如有肯依照佛陀的教誨去做，那有可能也能夠因為斷惡修善，可能在這個果報當

中能夠重罪輕報，但是也不可能沒有承受這個結果。就像佛陀自己的頭也痛三天，因為當時在前世他雖然沒有去殺這些魚，但是好像有敲了一個魚三下，之後後面有這個果報。所以這一位錢先生就說：「然惟陰鷲一道，必可挽回定數」，可以扭轉這個定數，就是能夠很好的去積德行善，積陰德。而且肯這麼去做，昨天行了今天就有效果，早上行了晚上就有效果，所以積陰德的果報很快的。就像我們前面舉的例子，有一個小沙彌，他七天之後就沒命了。有一個修行很高的人他已經可以看到了，就讓他先回家，因為年紀還小，跟父母見最後一次面。七天以後他又回來了，後來一問，他看到一窩螞蟥眼看就要被水沖了，他把袈裟脫下來救了一窩螞蟥，你看這不就是可以挽回定數嗎？所以每一天都有加減乘除，「神鑒極顯」。所以有心的人真正去做了，就會有體證。接著：

【賞罰不平。】

就是賞罰有偏私了，不公平。這些都是屬於處上位的人。其實上位的人做什麼事情，都會影響整個團體、組織。所以底下的人做的事跟上面的人做的事，所造的罪業是不同的，愈高的位置造的業愈大，所以人真的要戰兢惕厲。為什麼《孝經》裡「諸侯章」它要說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；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」？你看，位置愈高愈危險。我們看一個國家的國君，他假如不好好進德修業、照顧好百姓，甚至是剝削百姓、虐待百姓，你看最後不只自己可能身首異處之外，連他的後代、家人都會遭殃。就像《太上感應篇》強調的，「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」，都得要償還。而且上位的人不公、偏私了，可能整個團體的人心都會動盪，就沒有凝聚力了，可能有一件什麼事它就瓦解掉了。所以，為什麼《論語》裡面說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」？要贏得百姓或者是團體人的信任，那也不是靠嘴巴講的，也不是要求來的，就是我們做，然後自然贏得的。所

以這裡講到，「失輕失重，略錯一分，便是不平」，就不公平了。「公道不存」，人心就不服了。所以，只要『賞罰不平』，不但不能夠產生「旌功懲罪」。就是你賞對了，那就鼓勵人家愈願意去建功；你懲罰錯誤的人，就產生了人家不敢再去犯這些錯。可是今天假如處理這些賞罰都不公平了，那不只產生不了這個效果，反而增加了底下人的抱怨，甚至還會招來災禍。所以這個賞罰不平，影響、差別是非常大的。

我們看一個正面的例子，蜀漢諸葛孔明，他是一個非常公平的榜樣，他說他的心就像秤一樣，「不能為人作輕重」，不能加重，也不能減輕。所以《三國志》的作者陳壽讚歎諸葛孔明，他是「盡忠益時者」。他「雖仇必賞」，就是說這個人真正能盡忠，然後很有利於當時的社會人民，哪怕是他的仇人，他一定賞他，不會因為是他的仇人他就不公平了；「犯法怠慢者，雖親必罰」，觸犯法網，很驕慢的人，縱使是他的親人，也必定罰他；「服罪輸情者，雖重必釋」，他看到肯承認錯誤這樣的人，犯得重他也會給他減輕；「游詞巧飾者」，就是很會逞口舌之快，然後都是掩飾錯誤，不肯承認自己的罪的人，「雖輕必戮」，哪怕犯的罪輕，也會重重處罰，甚至會判死，因為這樣的人以後可能會成大患。因為他賞罰公平，所以當時的將領都很拼命去努力建功。縱使像魏延這種反側之徒，就是他這種會違背法令的人，遇到諸葛孔明這樣的領導者，他也是「帖然無有異議」，就是也是服氣，沒有意見。「李平、廖立」，這些也都是當時的大臣，但因為犯錯了，被遠放了，因為犯罪被判到可能到一些邊疆地方，他也沒有任何怨言。所以負責賞罰的人應該以孔明為榜樣來效法，以他為借鑑。下一句：

【逸樂過節。】

就是安逸享樂放縱，不懂得節制。這一段分析也是很重要。「

逸樂者，人之所同欲也」，就是一般的人，欲就是很想要，玩樂。就像我們自己，像成德還沒遇到佛法以前，十幾歲的年齡，一放假了就想找什麼來快樂一下、縱欲一下。所以「《禮》曰：樂不可極」，《禮記》說到，樂不可過分，欲不可放縱。「《國語》謂」，《國語》這本書講到，「民勞則思善，逸則思淫」。這個分析很有道理，人常常在勞動，辛苦掙錢，就像我們看農民，他不會糟蹋食物的，思善，尤其是很容易感恩別人。但是常常這種放逸享樂的人，思淫，這個淫首先是會沉溺，我們說玩人喪德、玩物喪志，就是沉溺在其中不可自拔。所以這些教誨都是提醒我們不要放逸，不要逸樂。接著，「《孟子》謂：人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是不欲人樂也」。所以我們看到，樂不能極，欲不能縱，都要懂得有節度。《國語》是提醒我們，人不要放逸；《孟子》是提醒我們，人不要去求這種外在刺激的快樂。這些經書都是這麼教導我們，都要懂得節制，更何況是過了節？

我們進一步分析，這個世間逸樂的根在哪？「其大者無過酒色財氣」，很容易在這個酒色財氣上逸樂。所以今人好喝酒，他就不顧身體了，其實就忘了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」。所以欲就令智迷。好色就顧不上以後可能會生病；貪財就顧不上念這些親情，甚至有的是因為貪財殃及親人都有可能；順著自己的壞脾氣，那有可能也顧不了自己的命了。《論語》裡面講，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」，你看亂發脾氣，我們看很多社會事件，當場就被人家給殺了，跟人家衝突了。

我們一看這個酒色財氣不好，我們沒遇到的時候，都能夠勸自己、提醒自己，也能勸別人，但是真的自己在這個境界當前的時候也守不住，自己也會犯，「只是看得破、忍不過耳」。當然這個要真正看得破，也是要真正明白事實真相，也是要再更深入去體會它

們的禍患。「苟能體認逸樂過節四字」，這樣習氣能改，「熟境當忘」，就是面對這些境緣，就不會念念不忘了。然後能提升到「欲寡心清，便可頂天立地」，就自己做得了主了。其實這個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志向在哪裡，自己是真有志向，我們「勸發菩提心文」講的，「尊重己靈」，有羞恥心、有敬畏心、有勇猛心要改過，就不會去放縱自己，去隨著這個酒色財氣而行屍走肉、糟蹋歲月了。所以我們聽經聞法才能夠理智提得起來，不在這些面前當中被迷惑、沉淪了。當然，平時如戰時，功夫也都要下在平常的境界當中，平常沒有下功夫，真正這些境界現前，就很難做得了主，平時如戰時。所以我們印祖對於修行的人，他建議死字貼在額頭上，很有道理。人如果清楚他明天就會死，請問他現在看到酒色財氣會不會陷進去？他可能就很戰戰兢兢，我明天就要死了，我得打算，還得了！就好像一個人被判你一個月後要死了，你得癌症了，你看他的心思放在哪？我的病怎麼好，或者是死生事大，我要去哪，他哪有心情還去酒色財氣？所以這個無常也是一個妙法，人念死，我隨時會死，他的那個警覺性就高，念死就是一個很好的正念。所以不是明天死而已，人命在呼吸之間，隨時會死，那警覺性就很高了。

我們看到七百三十八頁，這個例子就非常明顯了。魏晉南北朝時候的梁武帝，南北朝梁武帝，等於是他的國師寶誌公，剛好在談論音樂的事，寶誌公很有智慧，在談音樂，他還可以藉由談音樂的時候來提醒人修行。他讓皇上請出被判死刑的好幾個人，等於是出來做實驗。因為是談論音樂，然後就讓這些死囚都持了一個器皿，然後這個器皿是裝著滿滿的水，讓他們在堂下繞。然後就告訴他們：「這一杯水一滴都沒有出來，那就赦免你的死罪。但是假如溢出來就不行，你還是要受死了。」然後他們就開始做了，旁邊就奏樂，奏很多美妙的音樂，看能不能動他們的心。結果過了很久一看，

這幾個死囚沒有一個人有一滴水漏出來。這個皇帝就說了，就很讚歎，然後就問這些死囚說：「你聽到這些好聽的音樂了嗎？」說沒聽到。結果寶誌公就說了：「他正害怕，滴出來他就得死罪了，哪還有心思去聽這個音樂？」所以「人能如此恆懷畏懼，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」。我們聽這個故事說，死刑犯聽音樂，他哪有心思去聽？其實換另外一個角度講，每一個人從生下來就往墳墓走了，說實實在在話跟死囚有兩樣嗎？我們從生下來就被判死刑了，早晚就要死了。假如能夠明白這個真相的人，我隨時都會死，那我應該找怎麼讓我不死的方法，就像這個死囚一遇到可以赦免他死的，你看他全神貫注，不讓一滴水出來。所以人假如知道我終究一死、終究要輪迴，那他專注在哪？怎麼不死，怎麼不輪迴。他還會去想這些逸樂嗎？不可能。所以他會緊緊抓住能夠了脫生死輪迴的機會，他會緊緊抓住這個不老、不病、不死的法門，還可以帶業往生。所以今天我們修行不精進，還是對這個死的警覺性太弱了。所以這個事例不是說死囚，說的是我們每個人。

前面這個事例給了我們很重要的啟示，人從一生下來，就沒有一步停歇走向墳墓、走向死亡。所以真正看明白的人，他會以有限的幾十年光陰，來努力跳脫無量劫的生死輪迴，這個是真正有見識、有志氣的人，這個就是借假修真。尤其能夠掌握遇到當生成就的念佛法門，可以帶業往生，那他這個志向愈明確，他一分一秒都不會糟蹋。人這一生最值得珍重的是精神，因為一個念頭起來，就是十法界的業因，平等心就是佛法界，六度心就是菩薩法界，假如是貪瞋痴，種的就是三惡道的因。所以這個怎麼可以不珍重？最值得愛惜的就是光陰，一分時光一分命光，要勇猛精進、積功累德，為往生的資糧，正助雙修，這一生就非常非常有價值了。

所以這個經文『逸樂過節』，其實就是人一來缺乏一種志向，

他就容易揮霍、蹉跎光陰，他也缺乏一種使命感、責任感。要突破這個逸樂過節，還得從發心立願開始，就是發菩提心。就像我們淨宗十一祖省庵大師他那種胸懷，我這一生來，不能白白來這一遭，不能「內無益於己，外無益於人，生無益於時，死無益於後」，他覺得這樣是對不起的。尤其看到佛門衰敗，他很有擔當。所以我們敦倫盡分，不只在家庭有本分，在我們的團體有本分，在我們的行業也有我們的本分，以至於在中華民族、在佛門，我們都有我們的本分、我們的使命。

所以孔子說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」，古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持？都跟他有大志密不可分。就像接下來，「于鐵樵曰：運甕之精勤」。這個是講到魏晉南北朝，祖逖、桓溫他們為了能夠收復國家的失土，他不敢放逸；陶侃搬磚，就是這個運甕之精勤。他們那個時代的人都非常有責任感，覺得這都是國家的恥辱，應該收復這些失土，所以他精勤，精進、勤奮。再來，「冰淵之兢業」，這個是像《詩經》講，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。在《孝經》也是，「諸侯章第三」，他一個國家的國君，甚至於是國家的重要幹部，都要戰戰兢兢的來把國家治理好。所以「豪傑聖賢，莫不皆然」。我們的根性還不見得比他們好，怎麼敢不效法他們，還自己這樣很放逸安樂，然後自以為是？所以《易經》勸勉我們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《大學》說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，都要朝著遠大的目標去努力，每一步都要跟目標相應，每一步都要走上極樂世界，絕對不跟目標背道而馳。人就是因為沒有立志，他不能自立自強，然後就覺得好像什麼事都跟他沒有關係，然後就這樣悠悠放任，虛度一生。其實這屬於什麼？消福報。三善道消福報，三惡道消罪業。而我們在消福報的過程，沒有盡到的本分，甚至於是還不懂得倫常、道德、因果，又造了很多業。短短七十年、

八十年，這麼短的歲月，可能造下的三惡道的受報都不知道要多少劫。

所以要有志自強，有這種使命感、自立自強的心，那「吾身所當為之事」，應該做的事，「無窮無盡，真有惟日不足者。不暇樂，亦不敢逸」，真的是覺得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夠用。自身的提升，家庭的本分，團體的責任，應盡的道義，以至於我們身為炎黃子孫，還有身為佛弟子，都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。就像老人家說，犧牲身命都要把傳統文化傳承下去。好多事，不能讓他老人家扛而已，我們當弟子的情何以堪？要好好提升自己，隨時準備跟他老人家同台演出，勇於去承擔這些責任、使命。就像去年八月，成德見了成大漢學組，應該有八、九位同學，他們去見師父上人。老人家送他三個東西：第一，老人家寫了墨寶，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這是張載的名言；又送了一本《九十年譜》；還有一本《愛與和平》，就是老人家跟很多位大使談話的記錄，三個禮物送給他們。因為是一起用餐，用完餐本來都是老人家帶著大家散步，剛好那一天老人家就要先進房裡，就交代成德帶著大家繞一下。成德跟著這幾位同學在散步，就請問他們：「老人家送你們三個東西，你們知道這個意義在哪裡嗎？」成德就談到，第一個，老人家送這個墨寶，就是讓我們發菩提心，發這樣的願，尤其這個時代太需要了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第二，發了願，老人家送《九十年譜》，他老人家走過來一生弘法利生的智慧，他的經驗、閱歷，都在這一本《九十年譜》，老人家是過來人，我們好好的拜讀，就得到很多啟發，少走很多彎路。第三，送聯合國跟大使們談話記錄，就是期許大家好好提升用功，可以去聯合國承接老人家的救世的事業，把儒釋道弘傳到全世界，把宗教團結的理念，還有宗教回歸經典、互相

學習的這些理念，都能透過我們把它承傳下去、發揚下去。假如真有這樣的大志，那真的是哪有時間放逸、哪有時間在那裡享樂？

而且真正的樂不是從外面刺激的，那個不叫樂，那都是刺激我們把苦暫時停止，甚至樂完之後，身心都會有副作用，甚至造了很重的業都有可能。真正的樂是從內而外的，才是真實的。孟子那三樂，真實的；助人為樂，行菩薩道，真實的；知足常樂，不做欲望的奴隸，這真實的。具體我們看到，范公的責任感，他是每一天要就寢睡覺，他一定思惟今天一天生活的花費跟我為國家付出的相不相稱，假如相稱，他很好睡，這個叫仰不愧於天、俯不忤於人；但是假如覺得今天的努力不夠，就會非常慚愧，覺得對不起國家、對不起人民，然後不能安眠，而且隔天都起個大早，繼續努力工作。這是真正能念國家、人民的恩德，所謂念眾生恩、念國家恩。

下面還舉到司馬光先生的一段話，其實這一段話也點出來一個環境的重要性。司馬光先生說到，他的父親在做郡判的時候，在做這個官職的時候，有客人來有酒招待，可是都是三行五行，就喝三杯五杯，最多不超過七杯。而且這個酒都是從市場上買來的，可能是自己做這些種種的花費就很大。而且這些水果（果實）只是梨栗棗柿，這些都不算是很貴重的東西。菜餚也只是脯醢菜羹，脯醢是肉乾，菜羹。然後用的器具也只是磁漆竹木，都不是花費很高級的器具。而且當時的士大夫都是這樣，人也不會覺得寒酸、奇怪。所以那時候風氣是節儉的，因為儉以養廉，一不節儉了，可能整個政治風氣就很難清廉。所以這裡也是提醒到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

我們決定要把這個勤儉、知足保持終身。就像老人家一天吃一餐飯，好像是做了幾個月之後，跟李師公稟報。李師公聽了很高興，桌子一拍。當然是先關心，身體怎麼樣？師父上人說沒問題。他

桌子一拍：「好！就這樣下去，一生不求人。」你沒有這些欲望，就不用去求人。所以這些道理、這些榜樣跟我們都有關，我們唯有這樣，就能安貧樂道、安貧守道。安貧樂道是樂，不苦，為什麼？我們整個心、整個精神都用在經教，用在弘法利生，精神生活豐富。人精神生活一提升，物質欲望自然就淡。而且這些精神生活提升了，都是屬於法喜充滿，世味哪有法味濃，自自然然對這些欲求不感興趣，不是他很苦。所以沒有嘗到這個滋味的人，甚至世間的人，他可能看說，這樣生活怎麼過得下去？事實上，每一個人所在的境界不一樣，有時候也只有真正去效法學習，就像我們效法學習師父，我們才知道那樣的生活的滋味是什麼，所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所以走這條路那是不能絲毫勉強，是自己歡喜要走的，不是要人家推的。

下面這些例子對我們都是重要的啟發。宋朝仇泰然，他到四明做太守的時候，剛好跟一個同事很談得來。有一天剛好問到這位同事他一天花費多少錢，一天的開銷。然後對方告訴他：「我們是十口之家，一天用一千錢。」當下仇泰然就說了：「怎麼會用那麼多？」就問對方。對方就說：「我早上吃就準備一些肉，晚上準備些菜羹。」泰然很驚訝，說到：「我做太守，平常常常吃的是菜，你還天天吃肉？」這應該是屬於他的下屬，「那你假如是這樣的花銷，定非廉士（你一定不是清廉的官）。」儉才能養廉，他每天花那麼多錢。「遂疏之」，就疏遠這一個下屬了。這也提醒我們，選擇朋友，甚至選擇同事、選擇幹部、選擇團體，都要選擇什麼？以戒為師、以苦為師的人或團體。所以人生都要懂得去取捨、去抉擇。我們假如沒有這種警覺性，你朋友他奢侈慣了，你跟他們相處久了，不知不覺就受影響，「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」。所以「能親仁，無限好，德日進，過日少。不親仁，無限害，小人進，百事

壞」。所以我們以苦為師、以戒為師，不享福，享福就墮落。把這些福給誰享？給我們有緣的眾生享，給後來的一代人、兩代人享，就像我們現在都享師父上人的福報。

我們看到下一個，也是個真實的例子。元朝有兩個太學生，就是去讀國家辦的大學，他們是同年同日同一個時間，那意思就是八字一樣。而且同一個時候考上舉人，同一天被選派任職，一個授予鄂州教授，這個就是現在的武漢地區；「一授黃州教授」，就是湖北的黃岡。結果沒有多少年，這個黃州的同學去世了，鄂州的同學非常的恐懼，自己也準備後事了，因為他覺得他們的命是一樣的。幾天之後他沒死，他就備禮去弔唁他的同學，然後哭著說：「我跟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，每一次出來當官都一樣，考上功名也一樣。今天你已經先我而走，那我也快了，而且我已經晚你七天了。你若有靈知，可以託夢告訴我。」因為他現在心情也很忐忑，說不定快輪到他了。結果夜裡就夢到黃州的同學告訴他：「你凡事很節儉、節省，所以你還有壽命，我享用太過度了（這就是逸樂過節），所以我的命比較短促。」所以俗話說祿盡人亡，他本來八十歲的命，太奢侈，五十歲就走了；有的人五十歲的命，特別節儉，到了五十歲他的福報還沒花完，可能延壽一、二十年都有可能。成德也是觀察自己身邊的長輩，可能四、五十歲身體就不是很好，可是特別節儉，後來活到八十幾歲。因果，其實善於觀察，都在我們眼前。而且這裡也提醒我們，人有靈魂，靈魂是不會死的，可是靈魂是往好的地方去還是墮落，這個是重點。

最後也有提到，這個事例就是放縱、縱欲，而且還有女色，這樣降禍就特別快。有賭博、有女色，這些都離災禍不遠。就像石崇，晉朝時候他是最富貴的人，很囂張，都跟人家比富，最後就因為女人的事情，他也整個被滅了。下一句：

【苛虐其下。】

這是對部屬或者傭人刻薄殘暴。那這個就不妥當了，《弟子規》說，「待婢僕，身貴端，雖貴端，慈而寬」，這個才顯得我們地位的尊榮。人是因為行為而尊貴，不是因為身分而尊貴，我們『苛虐其下』，那是自己侮辱了自己的人品。

七百四十二頁講到，「在上而酷虐吏民，居家而過撻奴婢」，這個都算苛虐。而「在上虐下」，你處在官位、高位，虐待下面的部屬或者人民，前面有很多句都點到了，所以這裡比較側重是在家庭當中對待底下的奴僕。

我們看到，佛也教我們怎麼對待底下的人。所以事實上，佛在講大乘經典以前，也講了很多小乘經，談的是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因為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。而且這些倫理、道德、因果不懂，每天身口意又違背這些道理，那造的都是輪迴業，怎麼變成大乘菩薩？不可能，要有基礎才行。我們當下可能是一件事的負責的人，或者在未來你可能有管理人，都要懂這些道理。甚至於是你現在年齡稍長，怎麼善待晚輩，都一樣。佛告訴尸迦羅越這個弟子說：一切世間的人，你看待奴僕，應該用下面說的這五個事情的態度來對待。一，應該要去體恤他們的飢渴寒暑，然後才讓他們幹活，不然他身體已經很難受了，你還讓他幹，鐵定身體會出問題，所以要體恤他們。第二個，「有病當為醫治」。第三，「不得妄用鞭撻」，你不能亂發脾氣打他們，「當問虛實，然後責治。可恕者恕，不可恕者訓治之」。所以不能亂發脾氣欺負人，真的他們有錯，可以寬恕的寬恕，不能寬恕，也是藉這個機會提醒他、教育他，都是為了他好，不是亂發脾氣。四者，他有一些私財，不要去搶他的，他已經夠可憐的了，比較沒福報。五，要給他們東西的時候，要平等，不要偏心，因為我們一偏心，人心就不平了；人心一不平，

家裡面的那個磁場氣氛鐵定不好。

袁氏他們家的家訓，「袁氏世範」就曰，這個講的是分析，「奴僕下人」，他的天資就不是先天很好，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福報、善根，這個也是修來的，他假如很有福報、很有善根，他就不會當奴僕了。雖然他是當奴僕，可是我們也不能輕視他，一來他有佛性，二來他也是人家父母的孩子。我們能推己及人，我們對他好，他父母安心；對他不好，父母操心，我們也是人家的父母長輩。所以他們的資質不算很好的時候，他「作事多乖，又性健忘」，交代他事有時候會忘，而性情有時候又比較容易執著，有時也會自以為是，或者性情有些急躁、暴戾，有時候還會頂頂嘴，「不識尊卑」。

。那我們當家長的，在命令他們的時候，在安排他們工作的時候，能夠寬容去處理，多給他們教導，不要亂發脾氣。當主人的人胸中也覺得比較安樂，你常發脾氣，自己也暴怒傷肝，沒好處。縱使他們真的犯錯要懲罰，也應該平心靜氣的來了解清楚，然後再來賞罰。懲罰完就過了，不能之後對待他都不平等，對他有成見，甚至會借題發揮，這樣就不好。所以您看這個都是很講人情事理，既然已經責罰完了，「呼喚使令，便當顏色如常」，就好像事情沒發生。

也提醒婦人或者家裡的人，在性格上有些心量太小，或者太自以為是、剛愎自用，當家長的當常常能夠好好的引導、教誨他們。而且家中的子弟絕對不允許他們亂打人，有發生什麼事，要告訴家長來處理。所以富人教子比貧窮人的難度高，因為他家裡有錢。我們現在看印尼、馬來西亞一些華人子弟，家裡也不少傭人，那他就容易，我們說財大氣粗，因為有錢就驕慢，那反而富家的子弟就容易墮落了。他貧窮，他沒有這些緣，甚至於因為貧窮，很能夠去感恩別人給他們的幫忙照顧。富家的人覺得什麼都是理所當然，他不珍惜。所以這一段不只談的對待下面的人，還談到怎麼教育自己的

小孩。而且最後這個提醒也很重要，假如這個底下的人確實是很頑固、很暴戾，又不善，你也不要跟他結這個怨，善巧的不用他就好。假如你還過於嚴格對待他，有可能他會念這個怨來報復你。這些教誨都非常難得，聖賢教的都是這些做人做事，我們能夠一起來學習這個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，這都是古人的心血，也讓我們在體會做人上更深更廣。

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！